

稿本《漱六楼书目》作者考实*

罗 鹭

内容摘要:上海图书馆藏稿本《漱六楼书目》,著录图书1115部,原书未署作者姓名,被多种文献著录为“袁芳瑛藏并编”,但实际上应为“周锡瓚藏并编”。之所以出现张冠李戴的失误,是因为袁芳瑛号“漱六”,知名度极高;而周锡瓚虽有“漱六楼”,却远不如黄丕烈藏书题跋屡次提及的“香严书屋”那么广为人知。此外,根据周锡瓚藏书故实以及《漱六楼书目》提供的内证,皆可证实该书目的作者是周锡瓚而非袁芳瑛。

关键词:《漱六楼书目》 袁芳瑛 周锡瓚 《琴清阁书目》

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代稿本《漱六楼书目》,原书未署作者姓名,但上海图书馆纸质卡片目录、电子目录均著录为“袁芳瑛藏并编”,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、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以及最新出版的《中国古籍总目》著录相同^①。笔者最初抱着研究袁芳瑛藏书的浓厚兴趣查阅《漱六楼书目》,但最终发现该书目的真正作者并非袁芳瑛,而是乾嘉时期与黄丕烈并称为“藏书四友”的苏州著名藏书家周锡瓚。虽未能一窥袁芳瑛藏书之全貌,但对周锡瓚藏书及其在乾嘉时期江南藏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,更添新的认识,可谓意外的收获。

一、袁芳瑛号“漱六”而周锡瓚有“漱六楼”

《漱六楼书目》不分卷,稿本,每半页十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,字数不等,白口,四周双边,单鱼尾。卷首书名原作《梦筠楼书目》,“梦筠”二字用墨笔改为“漱六”,但版心仍作“梦筠楼”。藏书印有“緘庵收藏”(白方)、“上海图书馆藏”(朱方)。原书未署作者,上海图书馆将其著录为“袁芳瑛藏并编”,这与咸、同年间著名藏书家袁芳瑛(1814-1859)的字号有关。通行的各种藏书家辞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元代印刷文化与文学研究”(11CZW036)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史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3年,第1406页;王绍曾主编: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》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958页;《中国古籍总目·史部》,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4953页。

典均以“漱六”为袁芳瑛之字,如杨立诚、金步瀛《中国藏书家考略》^①,郑伟章、姜亚沙《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》^②等,而民间家谱收藏家励双杰根据《湘潭石塘山袁氏族谱》详录其姓名字号及生卒年为:“(袁)世矿,官名芳瑛,字挹群,号伯刍,一号漱六……嘉庆十九年甲戌六月二十日生,咸丰九年己未九月初三日卒。”^③据此可知,“漱六”实为袁芳瑛之号。由于袁芳瑛在近代藏书史上的知名度很高,故上海图书馆在著录《漱六楼书目》时,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他。但熟悉袁芳瑛藏书事迹的都知道,袁芳瑛的藏书楼是“卧雪楼”或“卧雪庐”,其藏书印为“古潭州袁氏卧雪庐收藏”白文方印;至于其藏书目录,据李日法考证,似乎并无完整定本,只有四册草簿,叶德辉、李盛铎等曾见过,后来不知下落^④。遍查各种文献,虽然袁芳瑛号“漱六”,但史料中并无袁芳瑛有“漱六楼”或《漱六楼书目》的记载。与之相反,文献中记载该藏书楼与书目都共同指向乾、嘉时期苏州著名藏书家周锡瓚。

周锡瓚(1742-1819),原名曰涟,字绮江,号漪塘,后改今名,字仲涟,号映川,又号香严居士,江苏吴县人。乾隆三十年(1765)副榜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),周锡瓚在京城参加科考失利后,“扁舟南下,筑漱六楼,储藏载籍数万卷,多宋元刊刻及名钞秘本,手自雠校,虽寒暑未尝少辍”^⑤,成为著名藏书家。周锡瓚与顾之逵、袁廷枬、黄丕烈四人,时称“藏书四友”,后人称“乾嘉四大藏书家”^⑥。周锡瓚的藏书楼名号较多,早期有漱六楼,后有水月亭、琴清阁、香严书屋等,稿本《漱六楼书目》版心的“梦筠楼”应当也是其藏书楼,只是没有在其他文献中见到记载。清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卷五“周锡瓚”诗后有王欣夫补正:“香严有《琴清阁书目》,旧藏盛氏愚斋,今在约翰大学图书馆;又有《漱六楼书目》,今在瞿氏铁琴铜剑楼。皆硃墨涂乙,犹是手稿。”^⑦上海圣约翰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被裁撤,故王欣夫的这一记载当在1952年之前,其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尚藏有周锡瓚稿本《漱六楼书目》。值得注意的是,上海图书馆藏《漱六楼书目》卷首有“緘庵收藏”印,“緘庵”是晚清常熟藏书家李芝绶(1813-1893)之号,而李芝绶与瞿氏关系密切,经常切磋版本目录之学。瞿氏后人瞿凤起也是著名版本学家,在新中国成立后供职于上海图书馆。因此,或许可以大胆地作出这样的假设,即苏州藏书家周锡瓚稿本《漱六楼书目》在

①杨立诚、金步瀛:《中国藏书家考略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181页。

②郑伟章、姜亚沙:《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》,岳麓书社,2007年,第80页。

③励双杰:《〈湘潭石塘山袁氏族谱〉与袁芳瑛藏书》,参见http://blog.sina.com.cn/blog_4b98a71f0100c6lg.html。

④李日法:《湘潭袁氏卧雪庐藏书考》注25,《图书馆》1996年第3期。

⑤有关周锡瓚的字号与生平事迹,皆据其子周世敬《研六斋笔记》“小通津山房诗文稿”条记载,该书藏上海图书馆,稿本。

⑥详参瞿凤起:《乾嘉中苏城四大藏书家》,《文献》1984年第4期。

⑦叶昌炽著、王欣夫补正: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513页。

清末由常熟藏书家李芝绶获得,经瞿氏铁琴铜剑楼转入上海图书馆收藏。至于真实的流传经过与细节,则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史料。

总之,周锡瓚有漱六楼,也编有《漱六楼书目》,但由于漱六楼是其早年藏书楼名称,不如后来的“香严书屋”经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多次提到而知名于世,且《漱六楼书目》只有稿本流传,知之者甚少,反而不如袁芳瑛号“漱六”那样知名,因而被上海图书馆编目者张冠李戴地与袁芳瑛联系在一起。最早纠正上海图书馆著录失误的是周少川《清代私藏书目知见录》,该文以表格形式著录清代私藏书目,在周锡瓚名下著录《琴清阁书目》和《漱六楼书目》两种,后者的备注中说:“稿本,藏上海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题为袁芳瑛藏并撰,然漱六楼为周锡瓚之藏书处,故据以暂定之。”^①但因为作者没有见到原书,也没有提供其他有力的证据,因而未能将这一推断坐实。

二、《漱六楼书目》与周锡瓚《琴清阁书目》的关系

相比于《漱六楼书目》的作者扑朔迷离,周锡瓚另一藏书目录《琴清阁书目》则流传有绪,不存在文献真伪问题。《琴清阁书目》现存至少有两种版本^②,一是稿本,藏复旦大学图书馆;一是民国二十五年(1936)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抄本^③,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《琴清阁书目》一册,蓝丝栏抄写,每半页十行,每行字数不等,白口、左右双边、单鱼尾,版心下镌“香严书屋”四字,正文著录的每一部书上均钤“周曰涟漪塘印”白文方印,可知为周锡瓚稿本。从藏书印看,该书目先后经黄丕烈、汪鸣琮、赵元益、江标、盛宣怀愚斋图书馆、王欣夫、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递藏,可谓流传有绪。该书扉页有王欣夫手书题跋,与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著录的《琴清阁书目》提要不同,极为珍贵,全文录于下:

吾吴四大藏书家只菟圃有目录及题识传世。此周漪塘藏书目,亦菟圃旧物。虽少宋元刊本,而钞本颇多珍秘者。目下批注价值,意售书时所为,亦士礼居所刻《汲古阁秘本书目》之比也。中如《津逮秘书》全部,经惠半农、松崖父子手批,真人间瑰宝。昔年曾得首函六册,有陶文毅公名印。是

①周少川:《文献传承与史学研究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58页。

②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卡片目录和电子目录著录有“《琴清阁书目》稿本一卷,抄本,一册,愚史1991”,但咨询该馆工作人员后告知,该书“有目无书”。从索书号看,“愚”是指盛宣怀愚斋图书馆,愚斋藏书后捐赠给圣约翰大学图书馆,1951年调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。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也有“盛宣怀愚斋图书馆”藏书印,应当是在1951年之前已经流散出去,为王欣夫所得,后捐给复旦大学图书馆。

③铁琴铜剑楼抄本应当是出自瞿凤起之手。瞿凤起《〈清绮斋藏书目〉跋》:“余酷好诸家藏书簿录,近所获者,如《行人司重刻书目》万历本、周香严《琴清阁书目》、周季贶《窠扩书目》两稿本,均得录副以藏。”参见仲伟行等编著:《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155页。

此书曾归安化,今复零落,不知其他各集尚在天壤间否?忆涵芬楼有卢抱经手校《古今佚史》全部,为周季况物,惜付劫灰。然老辈读书精勤如此,令人低徊仰慕,不能自己。庚寅五月十四日王大隆。

王欣夫将《琴清阁书目》与《汲古阁秘本书目》相比,意在揭示该书目对于研究清代书籍价格的史料价值。他在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中有更详细的介绍:“每种上钤‘周曰涟猗塘印’白文小长方印,似为核对所记。下注价值,则为求售者也。目中宋、元板虽不多,而旧钞则既富且佳。如宋板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一百册,十六两;元板《玉海》一百六十册,二十两;宋板《六臣注文选》四十册,三十二两;元板《国朝文类》二十册,六两;元板《豫章罗先生文集》三册,六钱;元板《丁卯集》二册,四钱;宋板《范文正公集》八册,四两;宋板《东莱吕太史文集》八册,三两;元板《朱子大全集》四十册,四两;元板《樵云独唱集》一册,三钱;元板《国朝名臣事略》五册,二两;而惠半农、松崖批《津逮秘书》一百三十一册,四十二两,为最钜。其他旧钞名校,每种均仅数钱,可以考当日书价。”^①诚如所言,《琴清阁书目》著录图书 672 部,其中绝大多数标注有书籍价格,真实地反映了乾嘉时期江南地区书籍贸易情况,是非常珍贵的书籍史和经济史资料。

据王欣夫考证,《琴清阁书目》应当是周锡瓚“售书时所为”,那么,《漱六楼书目》是出于何种目的编纂的呢?与《琴清阁书目》是什么关系?将这两种书目对读就会发现,《漱六楼书目》与《琴清阁书目》著录的书籍存在大量雷同。《漱六楼书目》按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编排,著录图书 1115 部;《琴清阁书目》分元、亨、利、贞、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十四号,著录图书 672 部。二者虽然编纂体例不同,但著录相同的书籍多达 563 部。由此可见,《漱六楼书目》是周锡瓚的藏书分类目录,而《琴清阁书目》则是按柜号或箱号编排的。两部书目著录图书数量不同的原因,应当是《漱六楼书目》成书较早,著录的书较多,其后逐渐散出,到周锡瓚晚年亲手钤印、标价出售,已经所剩不多了。黄丕烈《尧圃藏书题识》著录“《刘子》十卷,旧刻本”,跋云:“春初,香严主人歿,遗书分贮各房,有目录传观于外,余遂检向所见过者,稍留一二种。”《琴清阁书目》有黄丕烈藏书印,应当就是在周锡瓚卒后“传观于外”的书目。而《漱六楼书目》更能反映周锡瓚藏书的全貌,下文将具体讨论。

三、从周锡瓚藏书故实看《漱六楼书目》的真实作者

由于周锡瓚《琴清阁书目》和《漱六楼书目》都只有稿抄本流传,影响较小,因此,他在藏书史上的名声,主要是因为黄丕烈藏书题跋屡次提及而广为人知。周锡瓚比黄丕烈早三十年从事藏书活动,黄丕烈作为同乡后辈,经常向

^①王欣夫撰,鲍正鹄、徐鹏整理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辛壬稿卷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27-528页。

周锡瓚请教,并借阅图书以供版本校勘之用,对于那些稀见的珍本,黄丕烈总是想方设法请周锡瓚割爱转让。根据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、《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》等文献统计,黄丕烈提到的周锡瓚藏书有73种,其中41种可与《漱六楼书目》、《琴清阁书目》相印证。可以说,周锡瓚藏书中最有影响的部分珍本,绝大多数都是因黄丕烈的推崇而享誉于世。例如,《漱六楼书目》著录“宋板,《施注东坡和陶诗》二卷,二册”,这是书史上非常著名的藏书。周锡瓚之子周世敬《研六斋笔记》“宋版《施注苏东坡和陶诗》”条亦有著录:“先君子旧藏宋槧《施注和陶诗》二册,黄尧圃主事曾借去临校一本,深悉是书之善,遂割爱赠之,因题数语于后云。”^①此书在嘉庆十六年(1811)转让给黄丕烈,黄氏欣喜不已,先后四次题跋于后,并撰写四首绝句以歌咏其事。该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,也是该馆众多善本藏书中的瑰宝^②。此书著录于《漱六楼书目》,但《琴清阁书目》中不见著录,这就说明,《漱六楼书目》应当是编成于嘉庆十六年(1811)以前;而《琴清阁书目》成书较晚,其时书已售出,因而不著录。

又如,《漱六楼书目》著录有“宋孙逢吉《职官分纪》五十卷,二十四册,抄本”。此书在乾、嘉时期流传甚罕,为周锡瓚所珍藏,黄丕烈屡次借阅未果,后以三十银元获得。《尧圃藏书题识》详载其事:“余郡周丈香严,藏书甚富,与余最为莫逆。每请假观,必出书相示,或假归传录校讎,无有不遂余所请者。惟此《职官分纪》一书,余从钱少詹先生题跋中知香严有此书,乃往请观而未许。后因嘉禾友获一残本,亦知香岩有此书,并知余与香岩为最稔,洵余借钞,往请而仍不果,则此书之珍秘可知。今兹夏相遇于桃花坞中钱江会馆,少顷其仆携一包书来,询之,知从书贾处索归者。启包视之,乃即《职官分纪》也。问其直,需番饼四十金。时苦囊空,越三月始获之,减去四分之一,拜良友之赐多。”^③尽管黄丕烈与周锡瓚关系密切,但获得此书的过程相当曲折,非常生动地再现了古代私人藏书家之间书籍流通的实况,藏书家对孤本秘籍的珍视之情与趋利之心皆表露无遗^④。

除了同时代人的著录,周锡瓚藏书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中尚有零星收藏,可与《漱六楼书目》相印证。例如,《漱六楼书目》著录的“抄白,《汗简》七卷,宋郭忠恕著,冯己苍手抄,一册”,“抄白,《潜夫论》十卷,汉王符,冯己苍校,二册”,以上二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;“绵,《旧唐书》二百卷,后晋刘昫撰,六十四册,蒋杲校”,现藏杭州市图书馆;“《津逮秘书》十五集、一百四十三种,明毛晋汇刊,一百三十册,惠半农暨松崖两先生手自评校本”,现有残本分

①周世敬《研六斋笔记》,稿本,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②参见《善本故事·施顾注苏诗》,载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,2005年09月23日第7版。

③黄丕烈著、屠友祥校注:《尧圃藏书题识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9年,第206页。

④据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陈鸿森先生口头告知,黄丕烈在藏书题跋中夸耀书籍之珍秘、得书之艰难、价格之昂贵,应有“广告”的嫌疑,目的是为了再次出售时抬高价格,并不一定是他购书时的真实价格。

别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、杭州市图书馆；“元刊，《吕氏春秋》二十六卷，惠松崖评，八册”，现藏台北“中央”图书馆，等等。以上名家批校本，都是独一无二的孤本，对于考察周锡瓚藏书源流及其藏书目录的真实性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此外值得注意的是，稿本《漱六楼书目》的天头有部分批注，真实地反映了周锡瓚藏书在乾嘉时期的借阅与流通情况。例如，《漱六楼书目》著录“抄本《东维子集》三十卷”，天头有批注：“述庵借去未还。”又“宋宾王校本《王秋涧集》一百卷”，天头原有“钱竹汀借去”五字，后被墨笔涂抹，而《琴清阁书目》有著录，但未提及“钱竹汀借去”一事。述庵即王昶（1725-1806），钱竹汀即钱大昕（1728-1804），皆与周锡瓚交往密切。钱大昕是元史专家，故向周锡瓚借阅重要元人文集——王恽《秋涧集》。《琴清阁书目》标明该书价格十二两，可见在当时非常珍稀。至于借书字样被涂抹掉，表明钱大昕后来如期归还了该书。而王昶所借杨维桢《东维子集》，似乎有借无还，故《琴清阁书目》未加著录。考袁芳瑛主要生活于道光、咸丰年间，他出生的时候，王昶、钱大昕都已去世，可见《漱六楼书目》绝无可能是袁芳瑛的藏书目录。

【作者简介】罗鹭，男，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讲师，研究方向：宋元文学文献学、版本目录学。